



歡

生先納伯蕭

Mr. G. Bernard Shaw

蕭伯納在上海

校編并翻譯貼剪妻樂
迅魯



蕭伯納專

自由談

海潮

蕭伯納之大文豪
孫夫人昨過滬
蕭夫人等前往歡迎
蕭見記者頗多

歡迎蕭伯納

蕭伯納名著兩
社會主義與資本

蕭伯納花女

歡迎蕭伯納

蕭

МЫ И ША

WELCOME SHAW

"Anti-Imperialists" At The Customs Jetty

WITH ADELPHI SAGE.

Chinese Press Skeptical Of Shavian Ideas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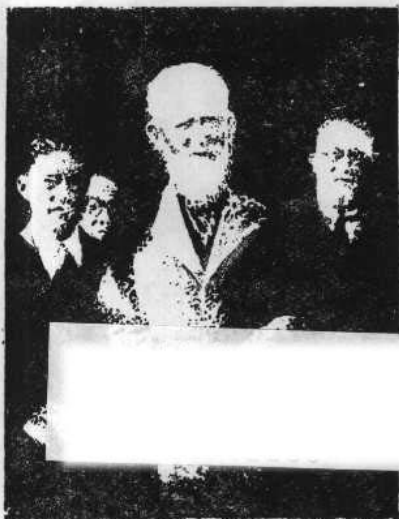
Of British

K835.6156/5

萧伯纳在上海

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

鲁 迅 序



萧伯纳与各记者合影

上海野草书屋印行·1933·

责任编辑：段百玲

封面设计：曹辉禄

萧伯纳在上海

瞿秋白编 鲁迅序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印张4.5 插页2 字数 68 千

1983年3月第一版 1983年3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6,000册

书号：10118·678

定价：0.40元

再 版 说 明

《萧伯纳在上海》，真实地记录了英国作家萧伯纳一九三三年周游世界来到上海后，在二月十七日这一天的活动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。这是一本“未曾有过先例的书籍”，是一本研究中外现代文学史和中外现代文学作家的“重要的文献”。它象一面镜子，从中“可以看看真正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”。

本书由鲁迅作序。瞿秋白翻译并编校，笔名乐雯。

“乐雯”原系鲁迅的笔名之一，是从“隋洛文”衍生而出。这里瞿秋白和鲁迅同用一个笔名，可见他们友谊之深厚。《萧伯纳在上海》正是他们战斗友谊的结晶。

该书成书极快，萧伯纳一九三三年二月来华，三月即由上海野草书屋印成发行。但至今已近五十年了，该书已成海内孤本。现在为了纪念萧伯纳来华五十周年，纪念鲁迅、瞿秋白之间的战斗友谊，并为广大的文艺爱好者、研究者提供一本珍贵的历史资料，我们征得瞿秋白同志家属的同意，予以再版。

新版《萧伯纳在上海》，需要说明的几点如下：

- 1.新版封面的构图及色彩系仿原版设计，仅增加“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”字样；扉页与原版完全相同。
- 2.新版仍按原版版式设计；原版中体例不统一的地方，新版予以统一。
- 3.原版中目录与文章标题不相符合的地方，新版以文章标题为准加以修改。
- 4.原版中的繁体字，新版一律改为简化字；原版中的书名号和专名号，新版一律改用现行标点符号。
- 5.原版中译名不统一的地方和当时的用字用词习惯一仍其旧。
- 6.原版中十分明显的误排，新版加以订正。

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年7月24日

序 言

现在的所谓“人”，身体外面总得包上一点东西，绸缎，毡布，纱葛都可以。就是穷到做乞丐，至少也得有一条破裤子；就是被称为野蛮人的，小肚前后也多有了一排草叶子。要是在大庭广众之前自己脱去了，或是被人撕去了，这就叫作不象人样子。

虽然不象样，可是还有人要看，站着看的也有，跟着看的也有，绅士淑女们一齐掩住了眼睛，然而从手指缝里偷瞥几眼的也有，总之是要看看别人的赤条条，却小心着自己的整齐的衣裤。

人们的讲话，也大抵包着绸缎以至草叶子的，假如将这撕去了，人们就也爱听，也怕听。因为爱，所以围拢来，因为怕，就特地给它起了一个对于自己们可以减少力量的名目，曰“讽刺”，称说这类的话的人曰“讽刺家”。

伯纳萧一到上海，热闹得比泰戈尔还利害，不必说毕力涅克和穆杭了，我以为原因就在此。

还有一层，是“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”，但这是英国

的事情，古来只能“道路以目”的人们却不敢的，不过时候也到底不同了，就要听洋讽刺家来“幽默”一回，大家哈哈一下子。

还有一层，我在这里不想提。

但先要提防自己的衣裤。于是各人的希望就不同起来了，耳朵也不同起来了，批评也不同起来了。蹩脚愿意他主张拿拐杖，癞子希望他赞成戴帽子，涂了胭脂的想他讽刺黄脸婆，民族主义文学家要靠他来压服了日本的军队。但结果如何呢？结果只要看唠叨的多，就知道不见得十分圆满了。

萧的伟大可又在这地方。英系报，日系报，白俄系报，虽然造了一些谣言，而终于全都攻击起来，就知道他决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。至于有些中国报，那是无须多说的，因为原是洋大人的跟丁。这跟也跟得长久了，只在“不抵抗”或“战略关系”上，这才走在他们军队的前面。

萧在上海不到一整天，而故事竟有这么多，倘是别的文人，恐怕不见得会这样的，这不是一件小事情，所以这一本书，也确是重要的文献。在前三个部门之中，就将文人，政客，军阀，流氓，叭儿的各色各样的相貌，都在一

个平面镜里映出来了。说萧是凹凸镜，我也不以为确凿。

余波流到北平，还给了大英国的记者一个教训：他不高兴中国人欢迎他。二十日路透电说北平报章多登关于萧的文章，是“足证华人传统的不感觉痛苦性”。胡适博士尤其超脱，说是不加招待，倒是最高尚的欢迎。

“打是不打，不打是打！”

这真是一面大镜子，真是令人们觉得好象一面大镜子的
大镜子，从去照或不愿去照里，都装模作样的显出了藏着的原形。在上海的一部分，虽然用笔和舌的还没有北平的外国记者和中国学者的巧妙，但已经有不少的花样。旧传的脸谱本来也有限，虽有未曾收录的，或后来发表的东西，大致恐怕总在这谱里的了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灯下

鲁 迅

萧伯纳在上海

目 录

写在前面	1
一 Welcome	4
“不顾生命”	5
“只求幽默”	41
二 吓萧的国际联合战线	62
三 政治的凹凸镜	95
四 萧伯纳的真话	109
五 萧伯纳及其批评	116

写在前面

——他并非西洋唐伯虎

萧伯纳在上海——不过半天多功夫。但是，满城传遍了萧的“幽默”，“讽刺”，“名言”，“轶事”。仿佛他是西洋唐伯虎似的。他说真话，一定要传做笑话。他正正经经的回答你的问题，却又说他“只会讽刺而已”。中国的低能儿们连笑话都不会自己说，定要装点在唐伯虎徐文长之类的名人身上。而萧的不幸，就是几乎在上海被人家弄成这么一个“戏台上的老头儿”。

但是，真正欢迎他的，不是这些低能儿。事前的“欢迎者”，各自怀着鬼胎，大家都想他说几句于自己有益而刺着别人的话。而事后一些“欢送者”，就大半瘟头瘟脑——大失所望。“和平老翁”，变成了“借主义成大名……挂羊头卖狗肉的”了。

可是，又舍不得他这个“老头儿”，偏偏还要借重他。于是乎关于他的记载，就在中英俄日各报上，互相参差矛

盾得出奇。原本是大家都想把他当做凹凸镜，在他之中，看一看自己的“伟大”而粗壮，歪曲而圆转的影子；而事实上，各人自己做了凹凸镜，把萧的影子，按照各人自己的模型，拗掳得象一副脸谱似的：村的俏的样样俱备。

然而萧的伟大并没有受着损失，倒是那些人自己现了原形。萧伯纳是个激进的文学家，戏剧家。他反对那些干文字游戏的虚伪“作家”，他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，赤裸裸的搬上舞台。他从资产阶级社会里出来，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。他真正为着光明奋斗。他战胜着自己身上的旧社会的玷辱和污点。他并不吊住在自己的迷误的“主义”和“思想”上，而昧着良心来诅咒新社会的产生。他只见到过“改良”，而事实却是“革命”，他没有因此就恼羞成怒；相反的，他立刻向着“革命”开步走。于是乎那些卖人头的，都噓噓的“欢送”他。

所以真正欢迎他的，只有中国的民众，以及站在民众方面的文艺界。中国的民众并不当他是什么“革命的领袖”，“完全的社会主义作家”，更不会当他是偶像。他们认识他现在是世界的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朋友。

我们收集“萧伯纳在上海”的文件，并不要代表什么全中国来对他“致敬”——“代表”全中国和全上海的，

自有那些九四老人，白俄公主，洋文的和汉文的当局机关报，我们只不过要把萧的真话，和欢迎真正的萧或者欢迎西洋唐伯虎的萧，以及借重或者歪曲这个“萧伯虎”的种种文件，收罗一些在这里，当做一面平面的镜子，在这里，可以看看真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。

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

— Welcome

Welcome 伯讷萧!欢迎伯讷萧!

但是，上海欢迎萧伯纳，以及关于萧伯纳的文章太多了，挤在一起似乎不大舒畅，因此，我们决定把这一栏再分成上下两半截。一时想不出适当的两个标题。可巧《申报》的《春秋》上有这么一段话：在此“不顾生命，只求幽默”的潮流中，世界第一流幽默文学家萧伯纳老先生，居然抱着“温和的傲态”，光临“渠以为殊有兴趣的中国政府治下的中国”。中国是否有什么“不顾生命，只求幽默”的潮流，倒还并未查考出来；不过这却便宜了编者——我们就机械地把这个“潮流”的尊号截成两段：上半截叫做“不顾生命”，下半截叫做“只求幽默”。

这种“割裂”完全是机械的，别无其他用意——特此申明。

“不 顾 生 命”

欢迎伯纳萧

萧伯纳颂

谁的矛盾

迎萧灰鼻记

萧伯纳与高尔斯华绥

介绍萧伯纳

说真话

关于萧伯纳

绅士阶级的蜜蜂

回去告诉你妈妈

谈萧伯纳

萧伯纳的幽默

飞游长城

“无文化无组织”的民族出路

欢迎萧伯纳

李 翼

何家幹

鲁 迅

洪 深

郁达夫

郁达夫

张梦麟

玄

许 杰

阳 秋

林语堂

韬 奋

慧 珠

朴

林 一

欢 迎 伯 纳 萧

李 翼

英国文坛的老大家，伯纳萧已经来沪了，关于这位老战士的来华，我们表示着万分的欢迎。

萧是生长在老大帝国主义国家的英吉利，他已经有七十七岁的高龄，他是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，但是他绝对不象邓南遮的歌颂着法西斯蒂的威力，他也不象高尔斯华绥一样，对于时代乃至政治的“冷淡”，自然，萧过去曾经是一个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，但是当他目睹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五年计划的成功，以及全世界经济危机的深刻，他就意识到未来的世界，是必然的属于革命的建设 and 生产者，所以他从苏联回到英国时，回答专门发问“苏联坏到怎样？”的新闻记者，是非常有力的两句话：“我只看见好的地方，没有去找坏处！”这两句话，不但揭穿了大波立颠绅士们的污蔑苏联的谣言，同时更给关心着苏联情形的劳苦群众们，一个忠实的情报。

不但如此，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，强占了东三省，进攻上海，强占榆关，这轰天的大炮声，不但轰起了全中

国乃至全世界劳苦大众反帝的高潮；同时更轰动了这位老作家的心，他于是就到东方来实地观察帝国主义的强暴，和反帝大众的雄姿。在中国作家之群，听得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榆关就不敢去北平，和北平的学生仓忙逃难的现在，这位老作家的精神，是何等的可佩？

不但如此，当这位老作家经过印度时，几十位新闻记者包围着问他对甘地和印度独立的意见时：他的回答是，“绝食不是办法，假使我碰到甘地时，一定叫他吃饭”，而对于印度独立，是更有力的一句话，“印度随便独立好了”。这虽是有点幽默的气分，但英帝国主义的最聪明的走狗(甘地)的装腔做势，已经打得粉碎了。

自然，这位老作家到现在为止，还不过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同情者(就文学上说就是同路人)，我们希望他能够更进一步为着最广大的大众奋斗！

伯纳萧先生啊！高尔基在你的前面，你努力的追上！最少你也应该学到巴比塞，那样参加反帝国主义的实际运动！我们希望的！

萧 伯 纳 颂

何家幹

萧伯纳未到中国之前，《大晚报》希望日本的军事行动会因而暂行停止，呼之曰“和平老翁”。

萧伯纳既到香港之后，各报由路透电译出他对青年们的谈话，题之曰“宣传共产”。

萧伯纳语路透访员曰，“君甚不象华人”，萧并以中国报界中人全无一人访之为异，问曰，“彼等其幼稚至于未识余乎？”（十一日路透电）

我们是老练的，我们很知道香港总督的德政，上海工部局的章程，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，谁和谁是仇敌，谁的太太的生日是那一天。但对于萧，惜哉，就是作品的译本也仅只有三四种。

所以我们不能认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，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。但只就路透电所传，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“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，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不可能之僵石，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，则汝可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”的